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古希腊]普鲁塔克 Plutarch ● 著

论埃及神学与哲学

——伊希斯与俄赛里斯

Sur Isis et Osiris

段映虹 ● 译

华夏出版社



论埃及神学与哲学

——伊希斯与俄赛里斯

Sur Isis et Osiris

[古希腊]普鲁塔克 | 著

段映虹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埃及神学与哲学/(古希腊)普鲁塔克著;段映虹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9.1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刘小枫主编)

ISBN 978-7-5080-4792-8

I. 论… II. ①普… ②段… III. ①神学-研究-埃及-古代
②哲学-研究-埃及-古代 IV. B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9574 号

论埃及神学与哲学

[古希腊]普鲁塔克 著

段映虹 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装 订: 天津市武清区高村印装厂

版 次: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印 张: 5.25

字 数: 150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渐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选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

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中译本说明

刘小枫

普鲁塔克 (Πλούταρχος 公元 45 - 120) 出生在罗马帝国治下的希腊波俄提亚地区的凯洛内阿 (Chaironeia) 镇，书香之家。此镇虽小，却系战略要地，菲利普二世和苏拉都在此打过大仗，才取得对整个希腊地区的控制权。反过来看，普鲁塔克的家乡先是被马其顿帝国侵占，后来又被罗马共和国侵占，以至于自己一生下来就是“亡国奴”——所谓“亡国”指的主要还不是地域，而是文明：无论马其顿王国还是罗马共和国，就文明教养而言，都是希腊人的学生。倘若你没有文明意识，也就罢了，普鲁塔克偏偏天生有文明传承感，作为这样一个希腊人，却又生活在罗马帝国治下，出身书香之家的普鲁塔克会想和写些什么呢？

普鲁塔克年轻时赴雅典留学（可见当时的雅典仍然是个有“学术传统”的地方），完成学业后游历小亚细亚、亚历山大城和罗马城，在罗马盘桓一些时日后便返回家乡，此后再没有离开过。一生大半时光都生活在罗马帝国治下的希腊小镇，如果还有文明传承的自觉，如何过呢？——写作。在这个小镇上，普

鲁塔克一生留给后人的作品约有四千五百页（据说这还是他实际写作量的三分之一）——伟哉普鲁塔克！这些著作如今真的成了后人通向诸多湮没的古代重要文献的津梁（作品中引述到的古希腊作家多达两百五十余人，其中约八十人唯见于普鲁塔克的引述，对古罗马的作家他显得也很熟悉）。普鲁塔克堪称古希腊晚期最后一位博学大才。^①

普鲁塔克写的书学识饱满，总体上讲还带有一种泰然、虔敬的气质，他心目中的读者似乎是心有闲暇之士，而非好躁动的人——阿提卡希腊语经过五百年间无数作家的锤炼，在普鲁塔克笔下变得更为完善、工整，与他那柔和的文体、善感的笔触结合得天衣无缝，形成了独特的文风，此文风既非复古（古典阿提卡希腊文的摹写）、也非跟随当时的普通希腊语新传统，而是普鲁塔克自己的文体。更重要的是，普鲁塔克的书雅俗共赏，甚至基督教作家也欣赏他的作品（教父作家曾称赞普鲁塔克），到了拜占庭时期，普鲁塔克的书成了学堂教科书。在文艺复兴时期，普鲁塔克的作品自然成了古典主义者的爱物，经爱拉斯莫、布德（Budé）译成拉丁文后，又养育了蒙田、培根、莎士比亚、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歌德、席勒，乃至宗教改革家茨温利、梅兰希顿和法国大革命前后的一些政治家（拿破仑

① 普鲁塔克生平及著作研究：R. Volkmann, *Leben und Schriften und Philosophie des Plutarch von Chäeroneia*, Berlin 1896；Th. Renoire, *Les conseils politiques de Plutarque*, Louvain 1954；H. Weber, *Die Staats- und Rechtslehre Plutarchs von Chaironeia*, Bonn 1959；C. P. Jones, *Plutarch and Rome*, Oxford 1971；D. Russell, *Plutarch*, London 1973；R. H. Barrow, *Plutarch and his Times*, Loindon 1976；J. - C. Carrière, *A propos de la Politique de Plutarque*, Paris 1977；B. Scardigi, *Die Römerbiographien Plutarchs*, München 1979；B. Scardigi, *Essays on Plutarch's Lives*, Oxford 1995。

把《对比列传》带在身边随时看)。

普鲁塔克生活的时代就有了近似于如今所谓“全球政治”(Cosmopolit)一类的政治主张：在他以前的亚历山大大帝和与他同时代的罗马人都企求世界帝国。普鲁塔克是个强烈的“爱(希腊)国主义者”，但身为一个罗马公民，他如何可能同时是个希腊爱国主义者呢？公元102年-106年期间，普鲁塔克写过一篇题为“政制统治的规章”的文章，该文题献给一位很想从政的青年。普鲁塔克给这青年的建议是：不要出于贪欲而从政、要善于向民人学习、小心自己的私生活(民众永远对政治人的私生活有好奇心)，政治的最大要务在于避免分离、促成全球化等等。这些话如果被一位罗马高官看到，一定会很高兴，因为，普鲁塔克显得自己是个罗马“帝国主义”者。然而，这是他真正的政治见解吗？

普鲁塔克的政治见解其实隐藏在他的笔法之中，比如他的作品中最著名的《希腊罗马名人对比列传》对比希腊-罗马大政治家，共二十三对人物，先希腊人后罗马人，然后相互对比(诸如亚历山大与恺撒、忒修斯与罗慕洛斯、德摩斯提尼与西塞罗、阿尔喀比亚德与马尔库斯等等)，然后是合传。^①

至于《论语》(*Ἠθικά*，古典学界通用其拉丁文书名 *Moralia*) 的笔

① 《对比列传》= B. Perrin 译, *The Parallel Lives*, 希英对照, 十一卷, Loeb 本, 1914 年以降; K. Ziegler 译, *Große Griechen und Römer*, 希德对照, 六卷, Zürich - Stuttgart 1979/80; R. Flacelière / Chambry 译, *Vies*, 希法对照, 十六卷, Les Belles Lettres 版 2003; 黄宏煦主编,《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 北京商务版 1999], 这个书名漏掉或删除“对比”, 可不是个小问题。

法，就更为丰富多彩得扑朔迷离了——这部大书与《希腊罗马名人对比列传》一样，都由后人编成，原本可能就是一些独立的篇什。《论语》由 78 篇主题和风格各异的短篇作品合成（据今人考订，10、15、42、48、55、58、76、78 诸篇是伪作），其拉丁语书名 *Moralia* 通常被译作“道德论集”（参见普鲁塔克，《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包利民等译，中国社科版 2005，收录《论语》十七篇）——似乎普鲁塔克是个如今所谓的道德哲学家。用今天的名称来称呼古人，难免走样。凡读过 *Moralia* 的人其实都清楚，这部万花筒式的作品绝非“道德论集”可以含括，译作“道德论集”难免误导，因为，其中的论题极为庞杂，无从归类，涉及政治、教育、神学、神话学（比如“论神喻”、“论月亮是灵魂的住处”）、音乐学，乃至百科式的杂论——何况，文体也并非都是“论文”，有对话和如今所谓的小品。实际上，*Moralia* 这个书名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误会：1296 年，拜占庭古典学家 Maximus Planudes (1260 - 1310) 将当时收集到的普鲁塔克作品的六组抄件（共 69 篇）合成一本书，并给第一篇取名为 *Ἠθικά*，后来这个书名进入西方时就被想当然地译成 *Moralia*，用这个篇名来称呼全书——其实，用 *Ἠθικά* (= *Moralia*) 来命名第一篇已显局促，遑论全书。为了把误解扭过来，又不至于与 *Ἠθικά* (= *Moralia*) 这个用来命名第一篇的习传书名差得太远，我们不妨译作“论语”（《淮南子·精神训》：“终始若环，莫得其伦”）。^①

① 《论语》= O. Apelt 译，*Moralia*，三卷，Leipzig 1926 - 1927；F. C. Babbitt / W. C. Helmbold 译，*Moralia*，希英对照，十六卷，Loeb 本，1927 以降；R. Flacelière / J. Irigoin 译，*Œuvres morales*，希法对照，十五卷，Les Belles Lettres 版 2003。

在《论语》中，普鲁塔克明确攻击当时的两大哲学主流：伊壁鸠鲁派（认为其享乐论过于低俗）和廊下派（认为其过于缺乏血气）；心仪柏拉图并溢于言表（参见《柏拉图式的探究》、《论“蒂迈欧”中灵魂的产生》、《苏格拉底的命相》等篇）。普鲁塔克被看做柏拉图式的哲人，不是没有道理。

《伊希斯与俄赛里斯》是《论语》中的一篇，据说，普鲁塔克在这里用柏拉图的思想来解释更为远古的埃及神话，有如斐洛用柏拉图的思想来解释《旧约》。但也有古典学者看出，普鲁塔克解释埃及神话很可能有其政治意图：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彰显希腊古典文明的深远源头，暗示“雅典人的声名靠的不是战争而是智慧”。倘若如此，普鲁塔克学柏拉图学得最像的地方，恐怕在于写作方式：他的书看起来非常浅显，以至于他有“大众作家”之称，但他其实是个政治哲人。初看起来，普鲁塔克的作品中很少专门谈到政治，实际上，他的作品整个来说就是政治哲学。《论语》中有一篇叫“一个哲人尤其应该与君王交谈”（*maxime cum principibus philosopho esse disserendum*），就透露出一些信息：普鲁塔克主张，哲人与君王交谈，不是为了培育哲人王，而是说，哲人当起到教育和劝导君王的作用，从而掌握政治家的灵魂（普鲁塔克在此尤其引述了柏拉图去狄俄尼索斯那里的事情）。^①

《论语》的部头非常大，单单译出各个篇什，我们肯定看

① 普鲁塔克与一些罗马帝国的政治家有交往，最著名的有两位：Quinto Sosius Senecio（公元99年和107年任执政官，普鲁塔克把《对比列传》献给了他）和 Lucius Mestrius（公元72年任执政官，此官特批给普鲁塔克罗马城绿卡）。

不出什么名堂——我国学界对古希腊—罗马原典的翻译，已经到了非连同注疏一并翻译不可的时候。这里选取《伊希斯与俄赛里斯》的法译本来译，就因为这个本子带有颇为可观的注释。需要说明的是，《伊命斯与俄赛里斯》才是原来的书名，“论埃及神学与哲学”是副题，考虑到国朝学界对原书名完全陌生，暂时换用副题，待学界熟悉以后再换回来。由于涉及不少埃及古文明的术语，有些语词无从查索，也难以汉译，稳妥起见，仍保留原文。

2008年9月于中山大学古典学中心

目 录

中译本说明(刘小枫)	1
默尼埃 法译本导言	1
论埃及神学与哲学	
——伊希斯与俄赛里斯	11

法译本导言

法国人早已接触到普鲁塔克的全部作品，尽管如此，他的《名人对比列传》（*Vie des hommes illustres*）还是远比《论语》（*Œuvres morales*）更为人熟知。然而，对于宗教史和人类思想史的研究而言，后者却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宝藏！正是为了弥补这一令人遗憾的被遗忘的局面，我们想竭尽所能做一项有用而且必要的工作，那就是为《论埃及神学与哲学》（*Commentaire de la Théologie et de la Philosophie égyptiennes*）即《伊希斯与俄赛里斯》（*Sur Isis et Osiris*）这部普鲁塔克的著名小品作注疏，并提供一个新的法文本。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学家阿米欧（Amyot）说过，普鲁塔克写成这本著名小册子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不无相似之处。

在普鲁塔克《论语》的全部篇章中，如果说有一篇毫无疑问地体现了这位作家所代表的思潮，不可磨灭地留下了这位阿波罗的祭司生活和写作的时代的印记，当数这篇题为《伊希

斯与俄赛里斯》的作品。^①

普鲁塔克是柏拉图热情而忠实的门徒，但他所追随的是唯心主义的、宗教的和神秘的柏拉图，普鲁塔克同样是新毕达哥拉斯主义热忱而坚定的信徒。诞生于亚历山大城的新毕达哥拉斯主义，在公元前一世纪这个盛行折中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时代里，似乎成了知识界最突出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个奇怪的学派，试图既通过宗教的途径也通过哲学的途径，在对神的情感中找到理论和实践上的理由，杜尚（G. Toussaint）写道，这个学派的主要目的是：

形成一个关于神性和诸神的高于民间信仰和迷信的思想。它似乎将毕达哥拉斯的一条训诫奉为圭臬，即人的义务与其说是奉献物质的祭品，莫如过一种纯洁无瑕的生活，从而仿效神灵这一崇高的哲学，这是一种思想上和事实上的精神崇拜，它丝毫不涉及国家的神庙，仅仅通过纯洁的生活和传授奥义，就可以让人获得关于神的崇高思想，并且将自己与神结合起来。^②

① 关于普鲁塔克及其时代，B. Latzarus 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普鲁塔克的宗教思想》（*Les idées religieuses de Plutarque*，巴黎，1920 年）前面的参考书目以及在题为《普鲁塔克的时代》一章中，介绍了一些十分出色的著作，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奇特的时代。

② 《希腊化时期和使徒保罗》（*L'Hellénisme et l'apôtre Paul*），第 164 页。

实际上，对于普鲁塔克，正如对于那个时代的一切有识之士一样，宗教神话包含和蕴藏着深刻的真理。这些真理被视为降在人间的神谕，在不同的面纱遮掩下，它们在任何地方都只可能是一致的。人们认为，既然真理源自神或一（Dieu - Un），因此它是统一的，并且，如果说理智随处感知着同一的真理，并且理智在思想上亦是同一，那么，词语（le Verbe），或者说思想的表达方式，到处所揭示和歌颂的也只能是同一个真理。这个真理，上天将它连同生命一起植根于每个人的心灵中，并且公正地赋予世界上每一个民族。有鉴于这份礼物和启示，所有民族的宗教，如同他们的一切智慧，在不同的外表和不尽相同的词语下面，显示出所有人共有的同样认识。然而，赫拉克利特已经说过：“那些谈吐睿智的人，应当在人所共有的东西面前保持坚定”。那么，在一个被对神的需求所折磨的时代，在一个带着普遍的热忱去寻求可以滋养宗教心灵的一切的时代，与对于神的意识相比、与关于一个至高无上的生命的时而清晰时而隐讳的概念相比、与战胜了秩序、尺度和善的理性的信仰相比，还有什么对一切人，尤其对一切哲人来说更加共同的东西呢？何况，难道我们没有看见，通过分享人人共有的真理，人类精神已经必然被导向在任何地方都遵循同样的法则，用同样的象征来表达自我，沿用相似的习俗，并在同样的希望中得到慰藉？为了更好地说明人类精神这种根本上的同一性，为了解释这一神秘现象，人们还声称人和宇宙到处都是用同样的经纬编织而成的，当人类的心灵反躬自省时，就会发现在所有最遥远的地方都是同样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就会感到自身在任何

地方都充斥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普遍灵魂（l'Ame Universelle）连续不断的生命。由于无法定义这种灵魂流溢的原因，无法命名用任何名词都难以表达的那个生命，这个时代的贤哲们只好尝试去理解，在人类为了表现其信仰需要而创造的林林总总的宗教形式中，它们所包含的共同之处。人们用形形色色的方式来表达一种不知其名的共同信仰，这些方式即便丝毫无助于贤哲们了解这个深不可测的生命的真相，却至少肯定了它君临一切，存在于在地球上生息的所有民族的心灵之中。出于宗教精神，也为了将自己与人类内心所包含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联系起来，这些贤哲们致力于学习宗教情感的一切形式；他们赞同所有那些与他们形成的关于神的普遍概念不抵触的形式，并且，在这种关于不同信仰的神圣理论中，他们的思想找到并且崇拜从同一个太阳中发出的重重光辉。每一种崇拜形式都向他们显露奥秘的一个侧影、力量的一个方面和光明的一束亮光。但是，诚如普罗克洛斯（Proclus）所言，如果一个人配得上贤哲之名，如果他有资格充当全世界的祭司并被一切信仰所接纳，那么，至高无上的智慧要求他不能只限于崇拜某一个特定的神；我们必须始终超越某一个被限定范围的方面，我们只能在唯一的神最纯粹的状态下去崇拜他，他超越一切形式，居于思想所不能达到的高度。

坚信一切信仰具有共同的本质，如同希罗多德一样（II, 3），普鲁塔克相信一切形式的神，无论他们出自哪个国家，无论他们的形式如何千变万化，名称如何五花八门，都只能是相同的，因为他们只显示出，也只能显示出同样的人类心灵的向

往和观念。因此，当希腊人将他们的神祇与外国的神祇等同起来时，他们所依据的与其说是外表，不如说是外表所代表的思想。奥义传授的情形也一样。本质上的一致决定了奥义传授是一致的。无论何处，它的目的是一样的，而所有接受奥义的人，无论他们在哪里举行崇拜活动，尽管他们的仪式不同，所用的优美词句有别，但在原则上他们追求的是同一个目的。因此，人们肯定不会感到吃惊的是，既然普鲁塔克和他的整个时代都关心神的同一性问题，那么他在形形色色的神的面目之下，到处只看到同一个神，在形形色色的神话之下，只看到同样的思想。哲学，如同奥义的传授一样，通过理性和心灵将人的精神引向神，为了扩展这个神的概念，普鲁塔克必然会去研究这个概念在不同民族的宗教中的变化，将它们进行调和，将这些外表的分歧统一在它们共同的出发点上。既是哲学家又是神学家的普鲁塔克，他和蒂尔（Maxime de Tyr, *Dissert.*, VIII, XI, XIV, XVII, XVIII.）一样相信，在那些最著名的哲学理论中，它们最好的部分，即最真实、最持久和最丰富的内容，皆取自人类的宗教传统。对他而言，智慧就是宣讲一种普遍的信仰，用宗教来解释世界永远是最合理、最具哲学意味的——在这个词真正的意义上，这种解释产生的时间最早，并且在远古时代就满足了人们认识的需要和对知识的好奇心，这些人比我们更接近神，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与他最喜欢的前辈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一样，普鲁塔克对埃及也深感兴趣。然而，为了使他对埃及宗教的希腊式阐释显得合理，这位作家只能求助于宗教传说，只能求助于《蒂迈欧》和《王制》，援引这些作品